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llage of four images: a dark, stormy sky in the top left; a landscape with trees and a house reflected in water in the top right; a silhouette of a person walking in the bottom right; and a large, stylized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n a long coat in the center. A thin red circle and a crosshair are overlaid on the central figure.

寻找外景地

墨白
著

XUNZHAO WAIJING DI

长江文艺出版社



寻找外景地

XUNZHAO WAIJING DI

墨白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 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外景地/墨白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54-1833-3

I. 寻… II. 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700 号

责任编辑: 李新华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刘福珊

责任印制: 周铁衡

出版者: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发行者: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5443821)

印刷者: 孝感日报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插页: 4 印张: 10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4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ISBN7-5354-1833-3/I·1399

定价: 12.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给本社负责调换。

寻找外景地



墨白，1958年出生，河南省淮阳县新站人。曾经当过农民、搬运工人、漆匠、小学教师、文学编辑。1978年入淮阳师范艺术专业学习绘画。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在《收获》、《花城》、《大家》、《钟山》、《人民文学》等刊发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四十余部、短篇小说七十余篇，计二百多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内 容 简 介

一个电视剧组前往颍河镇去寻找外景地，剧本根据两部小说改编写成，其中《风车》反映大跃进时期的多种荒谬，《雨中的墓园》则描写了“文革”时期一起神秘的多人死亡事件。然而在他们寻找的过程中，小说中虚构的环境、事件和人物却在现实生活中意外出现，扑朔迷离又栩栩如生，历史的沉重和命运的神秘怪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震惊。

作品集象征性、神秘性、荒诞性、真实性和可读性为一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较强的探索性。

你看，事实正是这样
我们世间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是受了死神的旨意
踏行在时间的迷途之上

——墨白《映在镜子里的时光》

在 路 上

剧组的故事 丁南对时间和历史的
认识及其对往事的有些伤感的回忆

丁南把目光从窗外空濛的雨水里收回来望着夏岚的眼睛说，我在那里整整生活了三年。

是吗？夏岚感到他说话的语调仿佛窗外的雨季包含着忧伤而又意味深长的迷茫，她看到一些灰色的记忆从他的嘴里像鸟一样飞出来，然后钻出窗缝被飞驰着的中巴抛到雨水里去。这使她想起上午他们在餐桌上的情景，当时丁南对她说，这就像我们的生活，你说不是吗？夏岚看到他朝她举了举手中的酒杯若无旁人地继续对她说道，现实存在于一瞬之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如刚才我们一群人走进这家餐馆的过程就已经是历史了，就已经成为我们的记忆了。夏岚看了丁南一眼说，你说的是颍河镇吗？

丁南说，对，颍河镇。

夏岚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望着他说，就是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

是的。丁南慢慢地把目光转向车外，高速公路一边的白色栏杆和被雨水洗涤过的冬青树丛飞快地向后面跑去。一辆桑塔纳，不，可能是现代，或者是奥迪从他们的左侧飞驰而来，然后刷地一下就消失了。这使他想起对浪子说过的话，他说，我对什么牌子的车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当时浪子一边把方向打过来把车开上纬五路一边说，那你可要落伍了，现在我公司各部门的头头都是自己开车。丁南想到这里就自个笑了一回，他说，我和浪子都在那儿待了三年，从1972年到1975年。

这时坐在前面的白静回过头来对丁南说，一切都成了记忆，是吗？

夏岚已经开始有些讨厌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了，她把目光移到一边去。前排的胖子老乔正在和女化妆师讲笑话，老乔的笑话使得化妆师扬脸大笑。这使夏岚再次想起餐桌上的情景。当时摄影师说，他讲了什么？摄影师放下手中的酒杯朝化妆师问道，什么这么可笑？老乔一边往杯子里斟酒一边说，不要告诉他。女化妆师还是止住笑说，别人都点一个菜，他却不点，他说他要人家小姐定（脍）。这有什么可笑的，流氓！夏岚看到白静用拿筷子的胳膊碰了碰丁南，然后对他说，我对你的见解很感兴趣。夏岚这时听到白静又对丁南这样说，能说说你对时间的认识吗？

丁南说，要我说？那不是抢了你的饭碗了吗？

白静说，为什么？

丁南说，因为你是编剧，我那都是瞎侃。

白静说，不是瞎侃，我真想听听你的。

夏岚用眼睛的余光看着他们，她听见他笑了。他说，我说可以，你得分给我稿费。白静说，可以，你说吧。

现实存在于一瞬之间。

上午吃饭的时候你就是这样说的。不过你说的不是时间，而是现实。

不，我这是在说时间。这就是我对时间的认识，也是我对生命的认识。我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是这么长的时间在哪里？就在我们这说话之间。你想想，昨天的一切，刚刚过去的一切，都在哪里？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可是我那过去的四十年在哪里？

夏岚回过头来看着他，她想，四十岁？一点都不像。他看上去顶多有三十岁。

丁南说着拉了一下夏岚，他说，夏岚，你今年二十岁了，你这二十年都在哪里？你说，在哪里？

夏岚说，我不知道。

他笑了，他说，你看，我们全都是一些迷路的孩子。

白静似乎有些激动，她说，好，深刻，继续说。

他摊开自己的双手，耸了一下肩，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切都是记忆。记忆是什么？记忆就是把昨天的事情和二十年前的事情混搅在一起，记忆就是把你听别人讲的事情和你夜间睡觉做的梦混搅在一起，记忆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全是一些迷路的孩子。

夏岚也笑了。她想，他看上去顶多有三十岁，没想到他这么幽默，他这么渊博，他简直就是一位哲人，但他又使你看不出来你和他有什么区别，这可能是他很随和的缘故，是

的，在我和他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我们就像是同龄人，或者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听过同一个老师讲过课。夏岚说，你才是真正的作家。说完，她有意地看了白静一眼。

丁南说，是吗？

夏岚说，是的。

他淡淡地笑了。他说，我二十年前还真的写过小说。

白静感到有些意外，你也写过小说，发表过吗？

我那是瞎写，我那个时候正在监狱里，写的东西捂都捂不住，还能拿出来发表？白静一惊一炸地说，你在监狱里写的？手稿在哪？

丁南说，什么手稿？那都是写在香烟盒上的，早都做了手纸了。

唉呀，多可惜，白静一脸的惋惜，留来说不定还是一部名著呢。

夏岚有些厌恶地看她一眼。她想，你酸不酸？这样拍人家的马屁，怎么，爱上他了？酸不酸？你以为你还是半老徐娘？你脸朝前好不好？你哈出的热气有一股子死蒜的气味，黄脸婆，你知不知道？夏岚看到车前玻璃上的扫雨器在嘈嘈地扭动，她想，你看，黄脸婆，那扫雨器多么像你在跳舞。她有些恶作剧地朝前指了指说道，你们看，谁在雨中跳舞？

白静回过头去。众人真的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个在雨中骑车的老头，他的身体被车窗上的雨水切割得模糊不清。老乔叫道，他妈的，他是怎样上来的？高速公路不是全封闭的吗？女化妆师说，你就是打道高墙，你就是扯上电网，他照样能进来，中国人，多大的后门都能开，这高速公路算什么？摄影师说，素质问题。老乔说，什么素质问题，我看他是不

想要命了。老乔看到浪子从后排的座位上坐起来，就对他说道，你说是不是导演？

浪子说，你们在说什么？老乔说，你没有看到吗？浪子说，看到什么？一个在高速公路上骑车的老头，你说他是怎样上来的，他是不是不想要命了？浪子想，你咋呼个什么？人家不想要命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浪子说，上个月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一段录像，那是他前一段在北京开往天津的高速公路上拍摄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车子正行驶着，有一辆奥迪超过了他们，那车还没有走到十公里，他们就看到有一个赶羊的老头在高速公路上行走，不知为什么那个老头突然要横穿公路，他显然是没有看到身后那辆飞驰而来的奥迪。当时那辆奥迪开的最少也有一百四十码，只见一晃之间那个老头就像一片树叶被抛向空中，就像突然之间来了一股龙卷风，那老头被抛到空中有一两丈那么高，哎呀，当时都把我给看傻了。浪子摇了摇头说，真是不可想象。

化妆师焦急地说，后来呢？后来那老头怎么样？

摄影师说，那老头儿从天上掉下来，叫了一声我的娘呀，随后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赶着他的羊群就走了。众人哄地一下都笑了。化妆师说，真的吗导演？这么高摔下来还能走吗？我咋不信哩。摄影师说，信不信由你。

夏岚想，这人怎么能搞艺术？这么差的悟性！

老乔说，你真逗，别说一个老头，就是十个八个他也没命了。化妆师醒悟道，小陈，你是欺负你大姐老实是不是？说着她就站起来去拧摄影师的耳朵。老乔在一边起哄道，不能饶他，把他的耳朵拧下来下酒吃。女化妆师也笑了，去你的，你去吃你的小姐定（腚）吧！众人又哄地一下笑了。

索然寡味。夏岚看了一下身边的丁南，他刚毅的面容上没有一丝笑容。她想，对这样他们感到可笑的话题你为什么保持沉默？这说明你和他们不一样，这样一群臭男人捆在一块儿也不顶你一个。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感情呢？他的感情丰富吗？他的感情一定也很丰富，不管怎样说，他的身上具有一种成熟的美。他已经感觉到了我注视他的目光了，我的目光是不是有些异样？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一个男人这样感兴趣，我有点喜欢上他了？不，不，我们刚刚认识，我还并不完全了解他，他一定感觉到我的目光了。

这时丁南确实感受到夏岚注视他的目光了，她为什么用这样一种热辣辣的目光看着我？她的目光就像一只温柔的小手。丁南把目光收回来，他看着她说，你在想什么？

夏岚说，你为什么坐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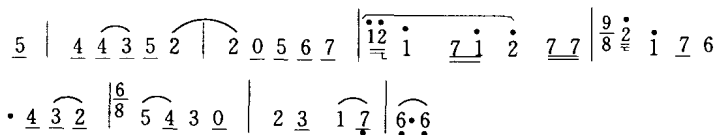
丁南说，很想知道吗？

是的，很想知道。

丁南笑了一下说，不为什么，就为一首歌。

一首歌？

对，一首歌。他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个旋律：5 5 6



风暴不会永远不住，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知青的笑脸，欢乐被压在冰山下，啊——知青的眼泪能冲平豫东平原。我们的友谊像白云一样深远，我们的心灵像透明的冰晶，知

青是被社会遗弃的尘沙，啊——任凭风暴把我们吹到地角天涯。那种旋律轻轻地从他的鼻孔里漫溢出来，那曲子同时也感染了夏岚——《冰山上的雪莲》。她说，就为了这首歌？丁南摇了摇头说，不，是另外一首，《郑州知青之歌》。

为了一首歌怎么会去坐牢？

那首歌的词是我作的，曲子也是我谱的，这下你明白了吧？

哦……她想，他还会谱曲，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丁南说，感兴趣吗？

她点了点头，然后说，还能唱吗？

当然能唱。你知道，那曲子就像我身上的血液，你说我会忘记吗？

夏岚想，他简直就是一个诗人。她说，现在能唱吗？

丁南说，当然能。

夏岚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车窗外的原野。夏岚看到原野里到处都是就要成熟的庄稼。玉米，大豆，高粱，芝麻。风。茫茫无际的细雨。一切都在风雨中波动。她想，这就是你的歌声吗？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黄河岸边是可爱的郑州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载入史册一去不复返，
未来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漫长，
我们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她望着他的侧影想道，他的歌声是那样的低沉，他的吐字是那样的清晰，他完全应该是个很不错的歌手。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
修理地球是我们神圣的天职和光荣的使命，
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赤遍宇宙，
憧憬的目标相信吧我们一定会实现。

那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原野吗？有一个人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扛着一把铁锹在孤独地行走，那就是你吗？你唱着一首歌一直走过来，可怎么就会走进监狱里去了呢？夏岚说，这没有什么呀，我真不明白，就因为这首歌他们把你送进了监狱？夏岚说完拉了一下他的衣服。

丁南回过头，看着她说，一九七五年你多大？

我还没有出生。

丁南说，那你怎么会明白？他想，你根本不可能明白。

夏岚似乎有些生气，她想，我怎么会不明白？你不就是比我多出生几年吗？你不就是下过两年乡吗？我爸爸我姑姑他们也都下过乡，这有什么好神气的？可是丁南并没有看她，他说完又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是一片又一片跌撞而去的枣树林。一些面目不清的枣树林。一些树身被砍得疙疙瘩瘩有着许多大疤的枣树林。已经到了新郑的境内了。一些就要丰收的大枣，中外闻名的新郑大枣，这些味道纯正的大枣。他妈的，是谁想的这点子，用刀在树身上砍来砍去，就能结出这样又大又甜的红枣？颍河镇就没有这样的枣树。颍河镇那一带的枣树都是细细高高的身材，就像右派分子家的那一

棵。颍河镇那一带没有几棵枣树，那一带都是冲天老高的泡桐树，黄泛区，到处都是泡沙地，你他妈的老蒋也太心狠手辣了，就那么几炮就把花园口给炸了，弄得到处都是黄泛区，我们不种泡桐还能种什么？我们种罌粟？能种成吗？就是种成了我们能种吗？我们要是种罌粟那林则徐当年不是白折腾了？蒋介石你遗臭万年哪，满地的黄沙我们不种泡桐种什么？起风了，你看那满天的都是黄沙，我们不种泡桐种什么？满天的泡桐树，一棵泡桐就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黑压压的，有一万个，不然为什么叫着万人大会呢？风一吹就人头攒动，大喇叭里在说什么？宣判大会开始了。他妈的，老子成了现行反革命了，老子写了反动歌曲了，老子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老子破坏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了，老子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战略部署了。风一吹，人头就攒动。他们呼口号的声音就像风吹树梢的声音。树叶哗啦哗啦地响，这些雨中的枣树呀。她还在看着我吗？是的，她还在看着我。

夏岚看到丁南转过脸来，她想，我得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小看我。可是她看到白静又把头扭了过来，她就止住了要说的话。她想，我才不和你掺和在一起呢，没有眼色的女人，你以为他喜欢上你了？哼！

白静说，到哪了？

丁南说，过了新郑了。

这儿距离颍河镇还有多远？

一百七十里。

我们今天能到地方吗？

能到。从郑州到颍河镇大约需要四个小时，途中我们还要经过许昌，从许昌下高速公路，然后还要经过鄢陵、扶沟、

西华、周口，过了周口还有四十华里，估计着到下午五点左右就能到达颍河镇。

白静说，一直往南吗？

丁南说，不，东南方向，靠近安徽。

这回你成了我们的向导了。哎，颍河好看吗？

好看，风景如画。

颍河离淮河远吗？

丁南笑了一下说，不远。他心里笑了一下，你的地理知识这么差？颍河是淮河的支流，这都不知道，你怎么写剧本了？丁南看了白静一眼又补充说，她们是邻居，而且有血缘关系。他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朝夏岚挤了一下眼睛。夏岚会意地笑了。她看到丁南又把目光移向了窗外。

丁南的脑海里晃动着夏岚的面容。浪子在电话里说，有一个女孩，西安话剧院的夏岚，今年二十岁，她演《风车》里的姑娘，怎样？这下感兴趣了？哦，你看现在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她给人的感觉挺不错，挺大方，如果她不反对，很值得深入一下。她还是个女孩吗？说不准，现在的女孩，到了她这种年龄，还有几个新鲜的呢？她肯定已经跟人上过床了，不然，浪子这货会这么大方？浪子，他妈的人精，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可得处处留心，不然的话你就会掉进他的圈套里。这次跟他订不订演出合同？订不订合同他都得先把稿费说到头里，五千一集，再少了我不给他干的，他妈的五千我都委屈死了，人家北京一集都开到一万了！不知道浪子这次给罗品开多少稿费，他北京的演员怎么样？北京的演员我见的多了，他这次演剧中的理论家，男二号，我不吭声，就让浪子他自己说，他还能让罗品比我多开了？我看他不敢。这次我